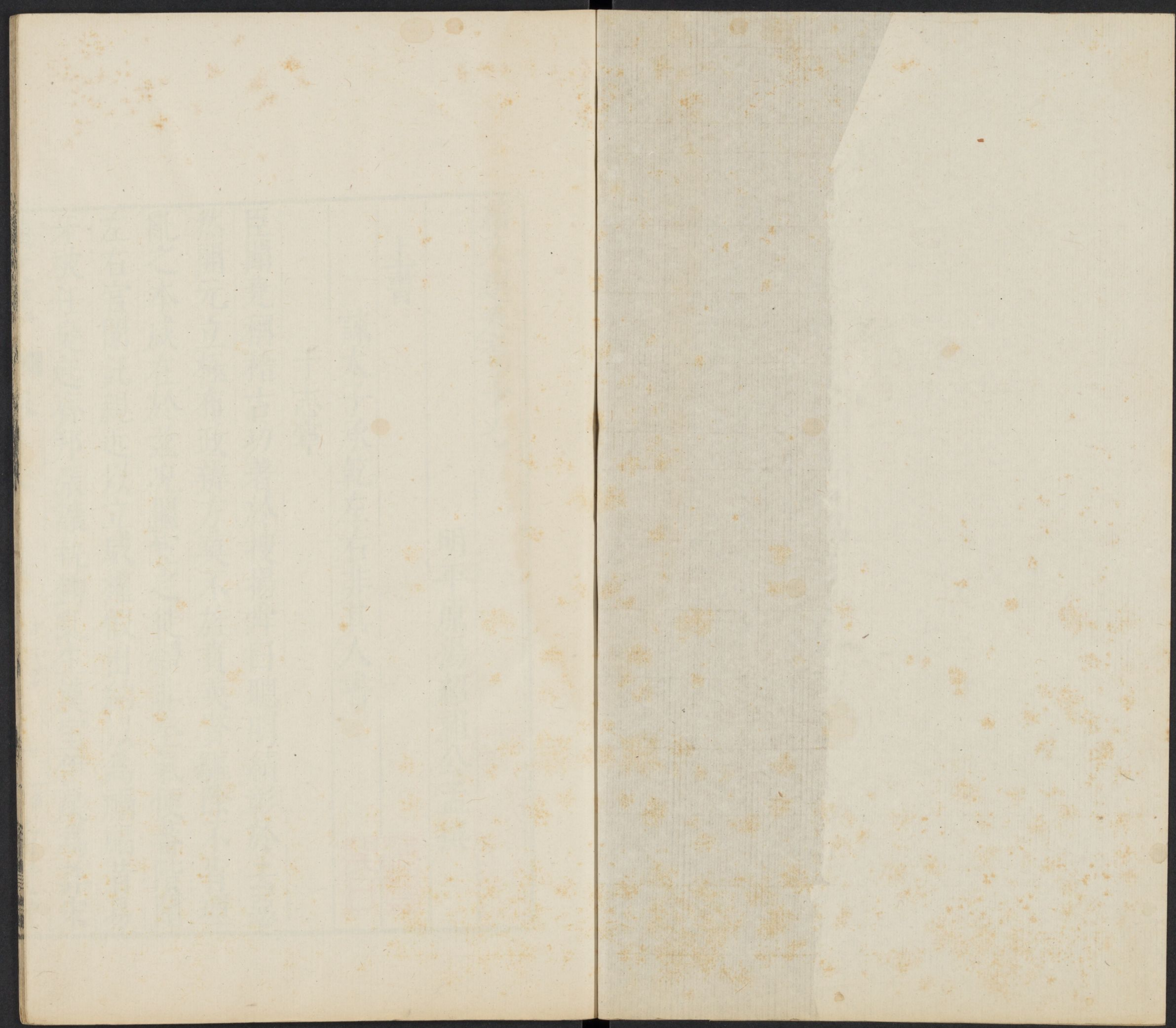


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5236.47 / 3223







續文選卷第十七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上書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

于志寧

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  
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  
亂之本咸在於茲况闈宦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闥  
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易  
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  
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  
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迕其意  
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闡官鄧長顛位  
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  
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掛於刑書功  
消塵路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  
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必  
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  
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

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覲者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  
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  
德光守噐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  
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陵  
轍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  
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  
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  
咸以爲怪伏惟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  
衆望謹啓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  
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亾之  
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  
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  
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  
樂死者哉寔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  
定議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  
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  
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

以循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  
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况  
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  
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  
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  
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  
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  
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  
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  
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



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  
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  
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  
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  
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  
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卽所餘者獨三輔之  
間爾頃遭荒饑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  
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  
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  
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沈命天

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  
橫阡陌無王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  
從先意遂欲長駟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  
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  
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  
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  
再罹饑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  
辭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况國無兼  
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  
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



續文選 卷十七 雜異堂  
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遠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歿陟方塋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轍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可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邛西望汝

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大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灑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灑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



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金居西土然而春秋美  
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  
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  
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  
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  
恐關隴之憂未始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  
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  
背以長駟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  
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  
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

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  
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  
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  
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  
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崑谷滅迹朝廷竊  
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  
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歿而無恨  
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啓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臣某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削旣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析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犂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梁昭明太子

臣某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恧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辨旣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峰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無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賚扇啓



梁簡文帝

巨網啓傳詔饒僧明奉宣勅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  
蟬山扇一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卽令象  
簾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  
之修景翔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慙  
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  
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  
事謝聞謹啓

上東宮薦石門侯啓

梁元帝

竊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棠溪  
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  
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湯隱  
逸見稱庾亮陳平噐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悚  
讙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答湘東王啓

劉孝綽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擗高麗近雖  
預觀尺錦而不睹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  
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



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  
功耻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  
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  
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  
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  
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  
通渭水之賦無以自通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  
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  
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噐歲暮不聊在陰卽慘  
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鬪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  
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  
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眈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  
私飲未矚壘耻已觀憤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  
密眦豈覲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  
不欺醕酎之中猶知銘荷不任云云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  
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憶蓋  
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  
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牕映東隣之棗  
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  
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

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  
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  
度卽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  
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  
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  
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汎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  
陽之尉旣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慶之地某  
本乏才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江陵  
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金入塵埃赤軸青箱



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  
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瞀亂  
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  
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  
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  
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廻顧  
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  
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

踰此澤之深華嶽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  
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  
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  
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庾信

某啓鄭獻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崑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  
彫管鵲顧鸞廻婉轉綠沉猿驚鴈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犍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簿無由遂心寂寞  
荆扉疎蕪蘭徑驟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  
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水靈

臺之中吹塵視甌懟妻狠妾旣嗟且憎瘖子羸孫虛  
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况復全抽素蠶雲板疑傾併落青鳧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  
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禎  
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  
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慙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鼇戴三山  
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  
似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紫驪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  
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廻茲翠蓋事  
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  
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  
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况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  
黃鶴去關唯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所知賚集賢墨啓

温庭筠

某啓卽日門翰至奉披榮示垂賚集賢墨一挺竹山



奇製上蔡輕煙色掩緇帷香合漆簡雖復三臺故物  
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  
甌羸韋曜名方卽求鷄木傳玄佳致別染龜名思加  
於蘭署郎官禮備於松楸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  
廣記漢儀何嘗著列况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讐字  
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  
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  
秋蛇屢縮不稱精研唯憂海物虛投蠟槃空設晉陵  
雖壤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正硯捧受榮佩不任  
下情

答楚藩殿下啓

王廷陳

楚藩殿下昔承清宴備極樂方賓從逡巡履綦雜選  
若華旣逝蘭膏嗣光車怠馬煩履遺纓絕客稱旣醉  
主賦無歸謔浪謹呼縱誕無忌優容特至形勢兩忘  
雖古兎園之英小山之侶其所邁際何足方擬茲者  
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焰蘊而  
俟揚絳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煙呈五色籠飛  
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驚電於綺疏備生品於  
采繪而又敦崇大雅招集楚材於是漢水爲醪大別



化肉棄餘之沾輿臺鼓腹滴瀝獲濡未列醒煩誠君  
王壯麗之極娛儒生希濶之幸睹也陳何人斯亦獲  
濫竽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卽以告諸先廟侈諸親交  
巾車旣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妬賤寒疾忽嬰方謀踴  
躍以就途豈意呻吟而伏枕徒使神馳念往欲罷不  
能瑋聽奇觀彷彿無地豈世俗所謂斟酌有定佛氏  
所謂緣分未至者耶若以君王之惠得免溝壑之憂  
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因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  
日矣口授報書感懼實積

答人啓

王廷陳

客冬歸自興都過辱獎接展謁王庭遂得附賓從之  
末承清宴之榮愧無詠風賦雪之才乃有宋生枚叟  
之遇旣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榭曲房  
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羲和旣逝  
蘭膏嗣輝逸興狎棕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  
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庇於廝輿斯貴人靡麗之極娛  
非寒客迂儒之所敢希也抵家值歲晏又以久出初  
歸廢務蝟集未能啓酬執事不罪復枉教貺高誼足  
欽春深田作方殷對使散髮口授遂不多及



續文選 卷十一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李攀龍

茲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玉吹清聞子晉之笙  
壺寫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  
維嶽降神久視借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  
門境千里而遙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  
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瑱擬  
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  
棄芻蕘

與華學士啓

王世懋

伏惟學士清臣之長七十懸車之老某以後進小夫  
獲見顏色爲榮多矣何圖屈體下接優洽通分始至  
之夕賓禮大備旣而張宴華林之館携榼臨春之閣  
穿曲房下清榻三雅旣陳庶鮮遞薦初筵始徹九華  
代照金支懸不夜之輝玉樹發長春之艷觴醴無算  
朱顏再酡固以目眩神愉飽德飲醇者矣至乃絕甘  
變膳投野人之好徹樂止歌從匹夫之守假以笑譚  
寬之日夕斯又體下之委致娛賓之極意也竊自省  
循何德堪此寔以籍家兄桃李之私託兒女葭莩之



續文選 卷十一  
愛推屋及烏殊增顏汗謹賦酬德之章知必貽笑大方亦情見乎詞鑒其區區而已

爲濬諸生畱賢令陸侯啓

盧柟

濬諸生某等齋沐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楊公臺下某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某聞有虞膺曆而咨命羣牧夏后宅揆而式敘九功哲懋官方業闕天緒聖神罔極茲焉託始嗣是載往雲涌川徂若公旦報政綿魯惠於優渥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深之術胤祚興衰之運世固可得言之矣昔子產蒞政

訛言屢騰滋世殆久詠歌始暢卒使楚師望塵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翼由斯論之履任久斃之效不可誣已且夫卓茂遷密境絕飛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萊蕪釜魚蜚唱孔奮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謠發嘆之數公者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囿時奪物職豈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雷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聖人久適其道王者期世後仁稽古載昔風猷弗舛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相薄雨暘互患夏燔槁燼秋旅魚鼈杼柚蕤薪鍾庾糞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男女劓劑馬



續文選 卷一  
牛逋沒困頓狼狽流離貿遷欄宇之餘鞠爲禾黍婆  
婦坐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俊繼踵  
頗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喪道矣介石獨往皆懇於  
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是以結繩  
之政治秦則紊干羽之舞敵愾則靡何者勢窮於不  
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則禦者來若廼昧淮  
南墮髮之論眇孫卿百仞之旨執閔損仍舊之談陋  
董子更張之喻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時之器殆其  
不然竊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肇自下車識量  
洪邁治倣烹鮮法由社鼠凝思風草流潤脂澤功緒

宏綽名紀父老故其建學興師首先風化恢啓金墉  
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駢歸間族讐校驛傳蠲除里需  
藉賑備荒貸稂通畝流競駭賄靜一奸宄罷斥山石  
裁抑傳置捐俸養老分祿賻士甄表忠貞洒雪冤獄  
是皆命世成務反經合權行昭日域恩曠天波銘表  
太常之旌功綴羽陵之簡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  
而已哉是歲十月陸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  
畱上當見畱則濬人鮮終矣濬自孝武皇帝以來  
靡敝不振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  
介太原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卽政非久鴻澤



未究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歲月  
乃可底績若使政汔小康功虧一簣長未洗之瘡痍  
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謂之  
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駮耳之  
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改轍債功立見屬者公  
車告啓攀轅若在驪駒戒路截鐙如存闔境髦倪傾  
方士庶人蓄怨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頓翼陳魏闕昔  
寇恂河內願借一年焦延小黃乞還舊職以今方之  
何有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長往割鷄未竟卽  
解亦弗顧甘棠虛召伯之思緇衣勞武公之詠甚不

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因而不奪長譽以顯朝  
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籬之固夫賢哲善世民所  
弗能忘也黜易漸危民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  
弗遂是謂政豎是故朱絃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  
好天球琰琬秘異之珍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  
之愛也亦然某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猥榮桃李簡  
勞至公愛而無厭輒敢進聞儻以秕謬之言枉垂聽  
覽矜其所懇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衙門  
從事則彛章無毀治化有終遽爾不效治某以誑諄  
之罪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啓



奉白某等死罪死罪

彈事

彈賈執傅湛文

劉孝儀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諳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闕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

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駑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押對鞠書累逢闕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睹廐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其狗乎東市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鳩之逆雖跡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於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難是使王嬙悲於連累黑要喜於得用太子舍人始興蕃王臣蕭毅幸因社祚



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於  
雕苑號怒之客日醉於雷池致使博徒跣地慢醉盈  
路覩顏受辱曾無發糾金恕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  
責臣等叅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  
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廝預官流刺尚施行輒  
不禁止

奏彈李義府

王義方

臣聞附下罔上聖主所誅心狠貌恭明時必罰是以  
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

中書侍郎李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  
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  
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敷王休策蹇勵  
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  
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  
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轉日  
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  
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  
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  
典憲



戲爲獅猫彈事

王世貞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校尉申稱部界中有  
剽寇颯氏颯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劫倉糧一千  
五百五十六合有奇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廂游徼申  
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踐齧損二  
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後  
猗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鸚鵡息  
男吉了詣臺訴列稱故父鸚鵡蒙天子異恩待詔公  
車日承顧盼偶以忤旨浮繫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

苗後猗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裾搥扯拔  
髮摘搗血肉狼籍致死身屍移置別居嚮食至盡惟  
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鸚鵡存日曾爲天子言苗後  
猗過惡致乘間修郅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  
化人玄鳥訴列鳥自離棄北地投誠王化荷王上憐  
念勅將作大匠爲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感  
激上恩銜結思報不意何者爲刺姦苗後猗帥領牙  
從將鳥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貨產蕩盡棲托無所臣  
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  
軍執金吾苗後猗擁爐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



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批之任謂宜夙夜在公噍何姦竊蠲省嗜好煎滌舊痼而乃大肆豺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齟齬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劔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齒路馬有誅而後猥敢於禁地挾讐矯僂言路之臣白起挾詐爰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而後猥貪嗜貨財甘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行下效載有明徵鰥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臣居

閒見後猥出入掖廷遊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或臥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後猥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見闕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禮日博選貢皇之裔廉謹勤幹者充之其爲髡鬣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黜勦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牋

臣下勸進梁元帝牋

竊以嵩岳旣竣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



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脊名與噐是知大尉  
佐帝重華表黃王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  
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  
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且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  
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來掃  
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讐氣  
親蕃外叛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  
非築杜茲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  
二別殊派纜命戈船底定瀟霍沂流窮討路絕窺窬  
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

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  
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  
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  
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  
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  
結轍麩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  
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開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  
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  
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  
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



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  
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  
於日月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  
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辭南康王牋

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  
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  
子上才爰傳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  
雍竊步東閣多慙袷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座

右長堦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  
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  
酬屢顧寧謂爵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  
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奏記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卽仲尼猶且管窺况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爲先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書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指授



修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  
 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  
 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載筆  
 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  
 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  
 旣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  
 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  
 哀而許之

續文選卷第十七 終

續文選卷第十八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書上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  
 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  
 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  
 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概典墳



續文選 卷十八  
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談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  
食終日寧遊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  
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  
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  
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  
冬雪千里睹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  
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與同市駿庶  
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  
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

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溢  
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並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  
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旣須之皆遣  
送也某啓

與何胤書

梁昭明太子

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  
北面况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



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  
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  
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  
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  
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  
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  
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略清言既  
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  
神風眩敝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  
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憲宗申其鬱結想敬宜此

豈盡意某叩頭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兢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  
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  
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  
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  
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



續文選 卷十八 三 希貴堂  
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  
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  
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  
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  
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篋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  
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  
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  
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  
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

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  
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  
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  
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  
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  
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  
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旣定雌黃有  
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  
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  
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游翫之美致足樂乎  
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不堪執筆雖西山白鹿懼不  
能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間  
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  
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警夢惠日暉朝  
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  
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畱滯之恨敬祖前邁裁欲勝衣

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  
輕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于字裏跨躡曹左  
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  
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  
親致英竒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  
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與劉孝綽書

梁簡文帝

執別灞澹嗣音阻濶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  
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旣官寺務煩簿領  
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博  
零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  
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  
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遄迴但離濶  
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  
殊足勞止解維金關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  
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  
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旣啓復乖雙闕  
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  
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  
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  
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言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  
敬勗光彩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玄  
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嘆故以臨風望  
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  
聿云邁日似青緹雲浮紅蘂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  
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  
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  
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

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  
林籟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  
或稱竒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  
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激浦尚  
想疆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  
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詠了因彌用  
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陰偃蓋之松挹璇  
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詔  
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  
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王



續文選 卷十八  
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  
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  
法車叩頭叩頭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飆辛苦  
迄屆羶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  
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  
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  
蓿嘶立故墟人獲葡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隣相

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  
日亦以自娛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邀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  
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  
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  
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  
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  
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



行軸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王偉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縣歷二紀犯危履  
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  
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亾恐招禍害  
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邁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  
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  
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  
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

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  
縣漏刻不忍歿亾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但  
禽獸惡歿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  
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  
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  
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  
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唾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  
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  
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



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疆身危如累卵  
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穎川之  
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  
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雍熙招攜以禮被  
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嶽而池四海掃氛穢以  
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  
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  
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  
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  
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

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  
竊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  
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  
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  
網羅彼當啗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  
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穎已屬關右  
項城懸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非  
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  
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  
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侯立當世之功



續文選 卷一  
四三  
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聘享歲時百姓又寧四民  
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  
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  
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  
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羨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  
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  
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  
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讐敵撫弦擗  
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  
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  
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  
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  
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  
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  
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  
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必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



續文選 卷一  
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  
琴樽間作雅篇艷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  
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濔或翫新花時觀落  
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金留情致自謂百年  
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  
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  
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使東魏與北齊楊僕射求還書

徐陵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  
飛泉涌於疎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  
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  
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  
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  
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  
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州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  
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  
固窮通之恒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  
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



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撫石晉曠調鐘未足  
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  
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函王徙雍  
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  
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  
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  
激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憶湓城峰  
號香鑪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滙派屯戍  
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

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綸通和此  
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  
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  
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  
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晉熙廬江  
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  
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  
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  
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騁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  
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



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  
愚者不爲運芥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  
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克鼎俎皮毛不足入  
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  
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  
櫟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  
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  
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  
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  
侯景兇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旣不獲投

身社稷衛難乘輿四豕殲蚩尤千巒剗王莽安所謂  
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鞬爲其阜隸又日者通  
和方敦曩睦兇人徂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  
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  
膺讐憾正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兇情猶當未  
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  
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葦蓬蕭瑟偃  
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  
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  
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鬻茂吾雖不



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  
將亾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  
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  
徒還爲兇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  
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  
指能筭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  
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  
且夫宮闈秘事僉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帷幄或陽  
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叅預羈旅  
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

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  
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  
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  
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  
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  
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  
僉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剪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  
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殖杖玉修好尋盟  
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旣被賓敬無違  
今者何讐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



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  
茲厚德載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  
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  
况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畱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  
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  
其言何能善譴夫亨屯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  
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  
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  
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

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  
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  
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  
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滅孫有禮翻囚與國之  
賓周伯無讐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  
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比當今之高例也至於  
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  
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  
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敗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  
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



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以羈縻  
於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  
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  
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  
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  
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  
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  
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  
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謂擇官而仕非  
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驟駕前

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  
膠皆尊者耄吾以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  
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  
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  
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  
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  
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  
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久別多歷暄寒孀  
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  
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



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  
非龍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  
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  
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  
馳揚越朝千愁而掩泣夕萬緒以廻腸不自知其爲  
生不自知其爲歿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  
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  
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  
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  
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

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  
鄉之夢予所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與王吳郡僧智書

徐陵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  
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沉默謝氏混玄名  
貴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峰阻夙浙水悠長諮訴無因  
但用勞結比青萋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康  
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令則擁麾之自徒云蚤達未  
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荐



臻邑閑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太傅齊  
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繼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  
斯墾府吏閑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唯慮吹笛東苞  
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  
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覩冒苟郟光陰夙疾彌留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  
移中監留滯於滄海自斯以後唯有庸賤本應埋魂  
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  
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  
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

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  
墀點汗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  
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  
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  
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  
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斯祈寒  
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



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  
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  
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  
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  
道冥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  
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  
秦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虚心版築尚想丘  
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  
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  
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螳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

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旣然矣請復詳言昔楚  
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  
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龔  
土夔龍羶臊名噐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  
以多感何則穎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  
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  
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  
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幽貞下疑  
缺一句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  
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女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  
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畱使催書駐馬成檄  
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  
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  
嵫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載懷勞  
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  
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荆  
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  
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

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  
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  
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  
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  
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睹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  
但恨耆閣遠嶽檀特高峰開土羅浮康公懸溜不獲  
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  
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  
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  
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鴈可嗤載望瓊瑤因  
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爰繫徐  
陵頓首

答徐孝穆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日又動流泉之奏  
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  
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

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  
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  
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辯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  
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  
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  
俗豈直楊雲藻翰獨畱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  
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  
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



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  
終慙比德楚羣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  
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  
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鷲其鳴矣懸豫章之  
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  
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與齊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涖渺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  
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旣

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水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  
露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距知朔野之寒雪  
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  
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特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  
廢怡神之道某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  
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  
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  
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  
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  
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憐以禮言歸馭



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霄輕  
托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歿之殊倫才與不  
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  
直亡其實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  
畱寓於仙嶺每瞻牛候想金陵之聖人今睹皇華知  
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  
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  
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  
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  
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

及輜軒旣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  
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  
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康樂猶恐  
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畱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  
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  
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卽  
遣去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  
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  
隔河分軟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  
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去解網之氣用表無偏



續文選 卷十八 三四 不貴堂  
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連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幘與迥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怕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怕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標香牋遂滿行雲可托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牕獨坐姮娥笑人

與周處士書

王裒

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南北殊方



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  
豫賢兄入關敬承濶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東陂之  
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  
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  
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  
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  
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  
陰愒日類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  
陽北遊空思鞏洛灞陵南望唯見長安所冀書生之  
魂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長離別

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答王子淵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  
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  
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霑膝江南燠熱橘柚冬  
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  
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  
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荆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  
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採掇昔



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金歡衡泌南風雅操清  
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  
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  
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  
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返遠  
傷金產骸柩無托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黃  
髮猶冀蒼鴈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相思子  
淵子淵長爲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離流世  
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  
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  
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  
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  
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  
失豈惑於浮詞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  
難仗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  
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



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  
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  
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  
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  
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緝睦  
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  
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懃君臣之  
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  
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  
將軍惜之寄雖疾侵毫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

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  
披肝膽之誠則雖歿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  
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  
銳精持鋒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剪亂  
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  
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  
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  
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  
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  
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



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願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頎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綉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亾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

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畱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驅馬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相尋餘善右渠危亾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



之地當天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畱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旰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顓連城數十長戟

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者乎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



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與兄子秀書

陳暄

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

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不以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



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買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遺史祥書

隋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監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於時同行

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蚤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旣乏名賢飛蓋



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

答隋太子廣書

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貺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幕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才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賑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

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縱之規得免遲留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葛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離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夜起朗月孤照想鳴笳之啓路思託駕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



遠瞻仰浮雲伏增潛結

遺崔頥書

隋豫章王暕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  
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  
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  
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  
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  
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  
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

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  
璚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  
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  
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  
辭

與逸人王真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  
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  
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



深佇遲比高天流火蚤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  
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  
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臥病非無封禪之文彭  
澤遺榮差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屬當藩  
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  
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  
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  
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淵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  
迷邦狗茲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  
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

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場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  
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途已謝馬孚  
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  
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  
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  
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  
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膏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



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  
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  
復馬革裹屍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全彼人臣之  
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蚤  
遶末僚預叅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  
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廻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  
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  
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  
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  
境還營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

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  
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亾  
仍芍陂而值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  
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歿陳  
祈伏待刑憲



續文選卷第十八

終

書王<sub>孫</sub>華<sub>日</sub><sub>本</sub>論<sub>對</sub>中<sub>蒙</sub>備<sub>籍</sub>



